

爱周刊“情感倾诉”热线:13675161789

欢迎讲述你的爱情,我们用心记录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动人故事。倾诉联系方式以本报公布为准。
QQ:2482071658 2118955361



主持人:乐媛,80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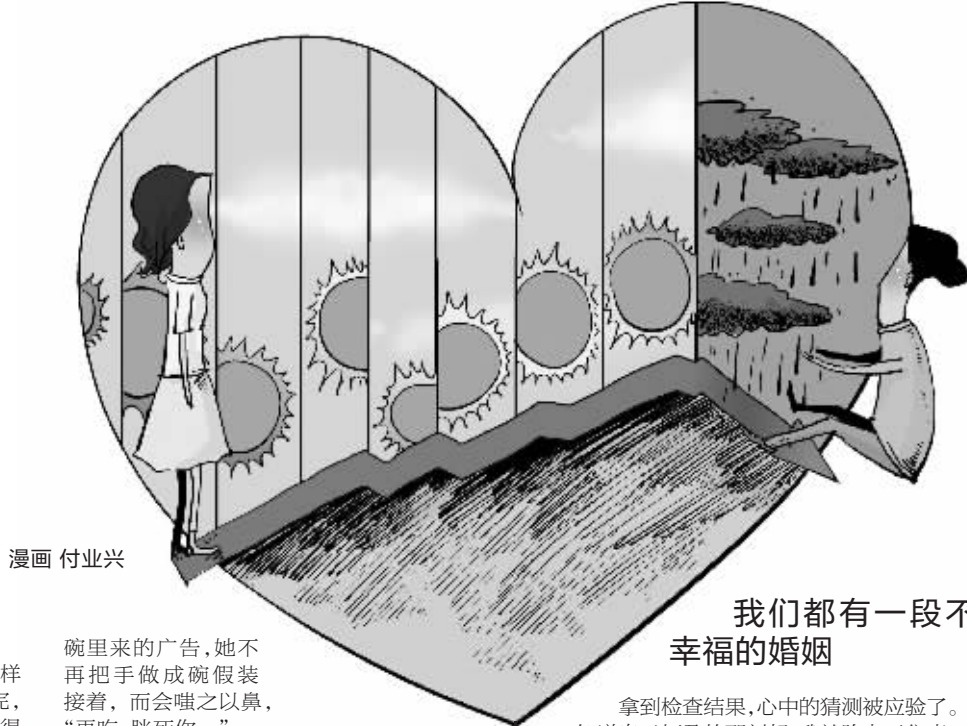
说出你的故事、倾听你的声音,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好,也没有想象中的坏。

城|市|故|事

我想跟你好好的

倾诉人:智辉
时间:6月28日
方式:电话连线
记录:爱周刊记者 乐媛
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本故事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智辉 雪仪
关键词:吵架
主题:我打车赶到饭店的时候,朋友们都没走,我以为还有机会。雪仪却一巴掌抽在我脸上。



漫画 付业兴

第N次保证

“咱们别再吵了,以后好好过日子。”这样的保证,我们不知道说了多少次。每次吵完,我和雪仪都会这样给对方台阶下。保证说得越来越流利,吵架吵得越凶。

我和雪仪都冷静下来,收拾残局。我捡起地上的手机、遥控器、枕头和靠垫,她开始整理床铺,准备进入睡眠模式。

雪仪依然把我的枕头放在靠衣柜的这一边,自己睡在靠窗的一边。从在这个房子里住的第一天起,雪仪就主动把远离窗户的位置让给我,她知道我睡眠浅,一点风吹草动我都会醒。不管是吵得要打起来,还是恨得一分钟都过不下去,她都没想过用牺牲睡眠作为对我的惩罚。她更不会把我的被子扔到客厅,让我睡沙发。虽然我们并没有作出规定,但不吵隔夜架是我俩的底线。同样不被允许的,还有吵架之后各回各家,各找各妈。

我们背对背,谁也不讲话,只有各自的手机发出微弱的光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,任凭手指在手机上来划去,“我们背对背拥抱,滥用沉默在咆哮,爱情来不及变老,葬送在烽火的玩笑……”这首歌应景地播放。

“我错了。”雪仪从背后抱着我,我也转过身,摸着她可能即将消失的长发,“就是换成假发,我都能接受。”

头发是我们吵架的源头,雪仪说天热了想剪短发,还下载了几张照片给我看,我觉得她脸太圆,剪了短发更显脸大,其实我也没有不想让她剪的意思。只是如实地说出我对她新发型的理解,再说,是她让我说实话的。但这样的实话把她激怒了,她砸了手机,电脑是我死命抱住才幸存下来的。

雪仪说算了,剪了短发,从里到外都是汉子了,脾气保不准更大。

不再逛甜品店

除了吵架的时候一定要占上风,平时生活中都是雪仪在照顾我。

读书时,雪仪就每天帮我打饭,洗衣服。从大学到研究生,我连双袜子都没洗过。不管是一身臭汗的球衣,还是做实验时被染得五颜六色的T恤,雪仪都能洗得跟新衣服一样。

我读研究生时,雪仪已经工作了,为了照顾我,她在我们学校附近租了房子。我们学校在市心,即使二手的单室套,也要花上她一大半的薪水,她舍不得坐公交车,每天走一个多小时上下班。

雪仪的化妆品都是网购的,价格便宜得让人觉得连成本都不够。亏好她底子不错,怎么摧残都肤白肉嫩。她剩下的不足一半薪水,除了给我买点二线品牌的衣服,就是花在吃上。她不太吃零食,只爱吃巧克力和甜点,但自从她号称压力大开始抽烟后,她就连甜品店都不逛了,她说那些面包蛋糕里全是反式脂肪,吃了一辈子都代谢不掉。看到那些到

碗里来的广告,她不再把手做成碗假装接着,而会嗤之以鼻,“再吃,胖死你。”

其实我的压力并没有我说的那么大,一个男人,没有点抗压能力怎么在社会上混。而事实上,我的抗压能力比雪仪好太多了。我熬得住毕业即失业的贫穷,也愿意从打杂做起,被一群根本不懂技术的老年人呼来喝去,等待时机。我可以为了工作不吃饭,不睡觉,当拼命三郎。我也会因为过于投入忘记雪仪的生日和我们的纪念日。

这是雪仪不能忍受的,在不断地压榨自己,事事舍己为我,却没能换来我的牵挂时,雪仪爆发了。

日子过得小心翼翼

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被抽,还是在众目睽睽下。

雪仪生日那天,我订好了包间,请了几个朋友。其实,我还安排了彩蛋,在朋友们的见证下求婚。好友还自告奋勇地准备了祝福,让惊喜来得更猛烈一些。

结果快下班的时候要参加一个与国外客户的视频会议,起初我还想着给雪仪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,后来讨论得太过激烈,就把这事完全忽略了。

我打车赶到饭店的时候,朋友们都没走,我以为还有机会。雪仪却一巴掌抽在我脸上,我觉得有点过了,但想想自己有错在先,就忍了。雪仪把蛋糕扣在我脸上,通常扣蛋糕后都会是愉快的结局。我嘻皮笑脸,“今天又不是我过生日。”雪仪却走了。

没有浪漫的求婚,雪仪依然成为我的新娘。我的粗心大意不会让她对我的关心打折扣,却让她的脾气在一次次失望和琐碎中见长。

搯我嘴巴的事没再发生过,吵架却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。回家晚了,嫌我不顾家,回家早了,嫌我不上进。可在这座堵城里,让我每天一个时间回家真是要把人逼死了。为吃什么会吵,以前一天三顿饭,雪仪做什么我吃什么,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。可现在她每一顿饭都要问我吃什么,什么事都要征求我意见。她说这是在退步,是在迁就我。

我们越来越不默契,好像什么事都说不到一起。我只能小心翼翼,怕哪里不好又引爆了她的小宇宙。三天一大吵,两天一小吵对于我们来说太不够级别,有时候,我们一晚上都会吵好几天。

不吵架的时候,雪仪对我还和原来一样好。

记者手记:女人都是要哄的,小心翼翼是对待老板的态度。对老婆,就是甜言蜜语加无限量宠爱,一定能把女汉子变成软妹子。

老公与前妻做生意

倾诉人:曼丽
时间:6月30日
方式:电话连线
记录:爱周刊记者 戎华
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本故事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曼丽 元越 芳怡 盛易
关键词:前妻 开店
主题:我花了一年时间走出了离婚阴影。能重拾面对人生的勇气,是因为元越的出现。

我们都有一段不幸福的婚姻

拿到检查结果,心中的猜测被应验了。从知道自己怀孕的那刻起,我就陷入了焦虑。

我站在路边拦出租,不停地给元越打电话。元越的手机一直是正在通话中。我不知道他在给谁打电话,但,我很想知道他此刻的态度。

出租在我面前停下来。突然从身后蹿出个人,抢先我一步,拉开了车门。如果换作以前,我一定会好好跟那个人理论一番,现在我一点心情都没有,默默退到路边。

元越的电话终于通了。我告诉他我怀孕了,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。

“你打算怎么办?”我问元越。“你想我怎么办?”元越反问我。“什么叫我想你怎么办?孩子是你的,你是要还是不要?”元越的态度让我反感。

“你先别激动,我没想到我们这么快有了孩子。我脑子有些混乱。”元越叹了口气,安慰了我两句,答应一下班就来看我。

挂了电话,站来人来人往的马路上,我像掉进了沼泽地,动弹不得。

当初,前夫盛易出轨,我忍不了,坚决与他离了婚。后来,我花了一年时间走出了离婚阴影。能重拾面对人生的勇气,是因为元越的出现。

元越与我一样,有一段不幸福的婚姻。据他说,离婚是因为性格不合。因为有了对比,我发现元越有很多我欣赏的优点。比如,心思细腻。

我指甲甲长了,他会默默拉着我的手,用指甲剪小心翼翼地替我剪指甲。吃西瓜时,他会把中间最甜的部分挖给我吃。我心情一有波动,他就能察觉到。与元越在一起,三十三岁的我,渐渐依赖上这个知冷知热的男人。

我曾经暗自庆幸,虽然婚姻波折,命运总算待我不薄,给了我一个好男人。

生日宴上的电话

元越说什么,我就信什么。我心甘情愿地信任他。

没有怀孕的时候,我和元越半年的同居生活一直平平静静。我烧饭,他洗碗。我洗衣服,他晾晒。我扫地,他拖地。我们没有因为生活里的琐碎吵过架。元越常常夸我是一个好脾气的女人。偶尔,他也说领证,可我并不着急再婚。

我妈过60岁生日,元越跟我一起回老家替我妈庆祝生日。家人对我眼中的好男人元越有无数的好评。我看走眼一次,家人坚信,我眼光不行。不管从哪些方面看,元越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选,毕竟,他也离过婚,还是净身出户,生意做得有一搭没一搭,并不稳定。我不担心这些,只要他对我好,别的都不

是问题。

生日宴上,元越的手机不时在响。他开始装作没听见,后来走到阳台上去听。我远远地看着他,第六感告诉我,是他前妻芳怡的电话。

我避开众人,悄悄走过去,抢过元越的手机。为了不让家人担心,我压低了声音。电话那头果然是芳怡。我说:“你不停打电话来,是什么意思?”

芳怡说:“你去问元越。”

我听不懂芳怡的意思。她与元越的离婚,是在元越认识我之前。现在我怀孕了,结婚也是早晚的事。我说:“元越已经跟你离婚了,你们这样保持联系,对我们三个人都不好。”

芳怡没听我说完就挂了电话。芳怡的电话如同烈酒,后劲很足。亲朋好友跟他闲话家常,元越都心不在焉。

在无锡,元越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,他急我也急。我找亲戚物色了一个项目,元越没说好,也没说不好。广州的培训他去参加了,回来却提不起兴致,一直犹豫不决。

只有生意上的往来

孩子出生后的第三个月,元越突然说,要去武汉一趟,我立刻警惕起来。因为芳怡在武汉。

元越说,他与芳怡离婚前买过一套公寓,用他的名字买的,离婚时说好了房子留给前妻。现在期房拿到了,要办理过户更名手续。这趟他必须去。

我问元越,“有了孩子之后,你从没提过结婚,是不是你跟芳怡一直都有联系?”元越默认。我想都没想,说出了“分手”两个字。

元越收拾东西离开,原来,我们一起生活了一年,他所有的行李一个拉杆箱就够装了。元越走了,我抱着三个月的宝宝,心碎成了渣。

到武汉之后的第三天,元越给我发消息道歉,承认错误,恳求我原谅。他向我保证,等事情处理完就回来全心全意地照顾我和孩子。三个月后,元越回来了,我们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。我以为,从此以后生活可以回归平静了。

领证不到一个月,元越热情高涨,说是与朋友合伙,在武汉租了个门面,准备开店做生意。我想阻拦,可是店面已经租下了,他也投了一笔钱。元越又去了武汉。

今年6月,我休了年假,去武汉看看元越。原来,元越口中的合伙人就是芳怡。他的店与芳怡的店紧挨着,共用一个招牌,连发出去的名片都是一样的,一张名片上留了两个人的电话。

我失望透顶,元越却很镇定,“我与她只有生意上的往来,没有情感上的瓜葛。”

记者手记:元越虽然与曼丽结婚,生活的实际重心却放在芳怡所在的城市。如果不将元越的重心转移,曼丽的婚姻也就危险了。